

家乡的雪

□金思言

下雪,尤其是漫天的鹅毛大雪,它对很多人来说,是自然现象,是值得欢欣鼓舞的自然嘉奖。但对于黑龙江人来说,它是滚烫血液中的一滴,是藏在骨子里的DNA。

作为黑龙江孩子,记不清第一次摸到雪是几岁了,只记得当时很年幼,年幼到大冬天没法出门。第一次感到玩雪的快乐,大约三岁吧。我妈大概也童心未泯,下课之后抓了一大堆雪,回家放到我的粉色自行车筐里,就忙别的事了。妈妈进了门,圆圆的眼睛上有着厚厚一层霜,她的手心里是一团洁白无瑕的东西。这种洁白无瑕的东西,人们称之为雪。我从那时敞开心扉,对眼前的白雪玩味不已,直到它们消失成一滩水。

第一次看雪,我比南方的大学同学早了十几年。后来在其他城市看雪,好像都有一种神奇的召唤,是家乡在告诉我,她想我了。离家以后,不管哪个地方,下雪就是家乡对游子的呼唤。

下雪了,就是DNA动了。玩雪是东北孩子的自带技能。打雪仗,滚雪球,堆雪人,不能说样样精通,但至少可以说样样都会。最初在公园的一角打雪仗,那时候的姥姥还很“高大”,有力的大手团出一个个松散的雪球,全部精准落到我的衣服上或是脚边。等我发起进攻的时候,她就会躲到一棵大树身后,笑嘻嘻地探头看我。我妈不愿意跟我打雪

仗,我俩经常在小区的广场上滚雪球。这要赶上雪特别黏的时候,还要有耐心,从玻璃球大的雪球开始滚起,推着它在地上滚,让圆球的直径逐渐扩大。滚动中,雪粒被连片拔地而起,露出最原始的地砖。雪球有半个我那么高,我坐在上边,脸蛋被冻得红扑扑的,朝我妈的镜头比了个心。

冬天与弟弟在楼下堆雪人,是唯一能让我俩和平相处的事情。要挑一个雪量特别多的地方,把周围的雪都往那儿堆,边堆边用手拍实。团一个勉强圆润的雪球,放上边,用桂圆当眼睛,再捡几个长短合适的树枝当鼻子和手臂。还要在雪人脖子处围一条围巾,增加整体的观感。当然,一定要记得收回围巾,不然老妈肯定是要批评的,毕竟谁家的围巾也不是海量的,总不能天天丢吧。

松花江一到冬天,立刻美得让人惊叹。冰雪大世界的大滑梯是后来才出现的“节目”。我们那时有的是玩耍的方式,跟冰滑梯一样好玩的滑雪圈。只要雪足够大,斜坡随处就能玩雪圈。在雪圈上坐好,自己蠕动几下屁股,或者让身后的人推一把,雪圈就飞速向前。耳边立刻刮来东北凛冽又干净的风,双耳是必须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一切烦心事、闹心事,只要你坐上雪圈,滑动起来后就会全部忘却。

在冬天,兆麟公园是承载童年快乐最多的去处了。幸福其实很简

单,不必说公园里的人工河滑冰如何爽了,不必说从落满暴雪的假山顺势滑动多么刺激了,单是那些美轮美奂的冰灯就足以游目骋怀。近年来,公园添了双道滑梯,约上一位好友排队,挽着手同时滑下,感情是会几何级增长的。十八九岁还在玩滑梯的我们,和八九岁时玩滑梯的我们,好像也没什么不一样。我想,只有雪能消融岁月的阻隔,让我们拥有一样的快乐。

我保存着一张从雪坡滑下的照片。照片上,我坐着垫板,刚从小雪坡上边滑下来,乐得五官皱成一团,还露出我的大门牙。特别轻松自然放肆的笑容,和婴幼儿时代被玩具逗乐的脸极为相似。

“下雪了,世界就剩下一半了。”苏童的感悟十分精彩。但我经常觉得,黑龙江下雪之后,世界就回到它最初的状态了。雪在东北较南的地域,快变成一个临时客串的称谓,落在地上就迅速融化了。这几年哈尔滨大“火”,来玩儿的南方游客一碰雪或者冰就会变得异常兴奋,疯玩起来像不知疲倦的小孩儿。

雪终究是会融化的,但每一个黑龙江孩子的肩上都覆盖着这么一层不多不少恰到好处的好雪,它们不会化。它们会带着黑土的花香,伴着工业齿轮的转动声,送我们走出这片辽阔的平原,跟随我们,一直到天涯海角。

教室里的炉火

□刘世凯

我于二十世纪70年代出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一个偏远山村,小学和初中都在条件艰苦、没有暖气的农村学校度过。每到冬天,班里的男生便要轮流起早到校点炉子。严寒的季节里,点炉子可是一项光荣而重要的任务。因为炉子烧得好坏,就如同现在的居民供热好坏一样,直接决定了这一天教室是否暖和,影响着老师的授课质量和学生的学习质量,甚至还影响着全班人的情绪指数。那些给班级带来温暖和舒适的“烧炉能手”,就仿佛是贡献突出学生的功臣,自然会赢得大家的赞扬。而那些把炉子烧得半死不活,烦躁欲灭,导致全班挨冻的同学,无疑会遭到大家的一致嘲讽和指责,自己也会一整天闷闷不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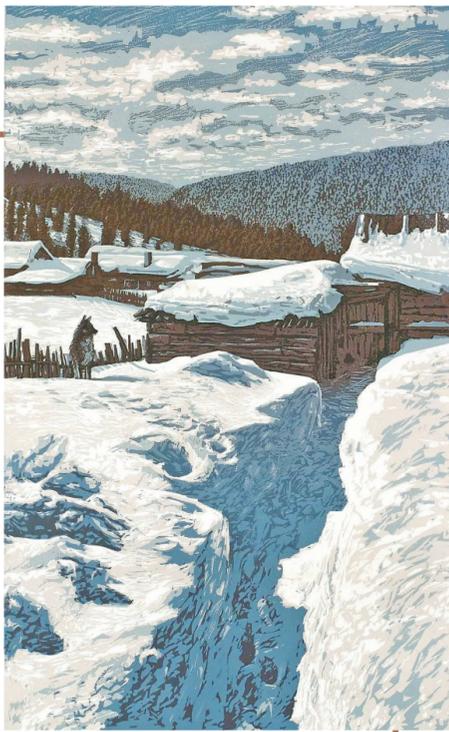
为了不负重任、免受责骂,第一次独自到校点炉子的我,特地向父母和哥哥请教了诀窍。现在回想起来,主要有三条。一是底火要旺。最初的“星星之火”一定要用易燃物点得旺旺的。二是空间要够。底火和煤之间要留出足够的燃烧空间,否则小火苗就会受压窒息而死。三是燃料要精。最初几灶的煤一定要块小而精,这样底火才会越烧越旺。我一边咀嚼消化着这三条“动作要领”,一边精心准备着火柴、松树阴子(沾有松树油的细小木木)等原材料,仿佛是第一次上战场的战士,心中既兴奋盼望又忐忑不安。

翌日凌晨,天刚微亮,我便在凛冽的寒风中向学校奔去。为了壮胆,还随手带上一根木棍。小山村逐渐从沉睡中醒来,早起的人家已经亮起了灯光,升起了炊烟。村中土路上布满了皑皑白雪,脚踩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向我扑来。我用力挥舞着木棍,大声驱赶着,经过几次紧张的对峙,终于有惊无险地走过了恶犬经常出没的危险地带。来到学校旁边的小河时,那光滑的冰面借着夜色掩护,又让我摔了个四仰八叉。我像历经磨难取经师徒一般,带着残留的疼痛和惊吓来到教室。顾不上喘息,便按照大人们传授的动作要领,小心翼翼地松掉阴子、细木棒、小煤块,从下至上一层层铺好,然后又用火柴把一张废纸点燃塞进炉膛。松树阴子身上的松树油经过漫长的沉寂和等待,终于盼来了发光发热的良机,载歌载舞般欢叫着,瞬间火苗蹿得老高。很快,那些细木棒、小煤块,都在这巨大热情的感染下,发出噼里啪啦的合唱。愈燃愈旺的炉火逐渐汇聚成一团炽热而旺盛的火焰,点亮并烧熟了昏暗寒冷的教室,初升的太阳也照亮了整个天际,相互辉映成一幅温馨的画面。在这个美丽的日出时刻,我终于可以高兴地宣布,我的点炉子首战告捷。接着,我又开始洒水、擦桌子,把教室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

天光大亮,同学们陆续来到教室,一推开门,迎接他们的便是一股扑面热浪。大家围着烧得发烫的炉子边,摘下帽子和手套,驱赶着东北地区特有的刺骨严寒。那些步(骑)行十几里山路,浑身已经冻透,头上结满霜花的“冰花男(女)孩”,更像饥饿的人遇到面包,久久不愿离去,有的甚至还把鞋子脱下来,烤一烤冰凉的脚。中午,路远不能回家的同学把饭盒放到炉子上加热,随后又香喷喷地吃起了“盒饭”。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给大家带来了温暖和快乐,我一早上的辛劳、惊恐还有摔跤后的疼痛,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心中充满无比的欣喜和自豪。

经过反复锻炼,我和同学们的烧炉子技术日渐成熟,甚至渐入佳境。教室炉子由砖砌升级为散热量更大的铁板式之后,我们又从家里带来土豆、地瓜、玉米、黄豆等农村廉价的食材,利用早晨点炉子之机,制作最原始、最淳朴的“铁板烧”。自己吃不完的“美食”,还留下来送给同学们。有时,教室里一整天都飘散着烤土豆片和烤黄豆粒的清香。一次,一位家境较好的同学“惊世骇俗”地从家里拿来一块肉,我们早来的几位同学平生第一次吃着烤肉,仿佛领略到辛弃疾笔下“八百里分麾下炙”的意境,那种从未有过的解馋之感,简直终生难忘。

熊熊燃烧的炉火,在冬日严寒里温暖着山村学校那琅琅的书声,照亮了一群山里娃艰苦的求学之路和求索之梦,也带给我们少年时代快乐的记忆,更培养了我们敢挑重任的勇气和担当。如今,农村学校的校舍也都安装了暖气,孩子们再也不用冒着严寒,踏着冰雪,吼着大狗赶到早到校点炉子了。我为孩子们的幸福生活感到快乐,也为几十年前那伴着朝阳一同升起的教室炉火感到无限欣慰。



《山这边》版画 2011年 郭俊杰

老屋,一个回不去的地方。时间越久,老屋的一草一木,记忆愈发清晰。屋中总有一个熟悉的身影,穿梭其中。

那一年您二十出头,被分到乡下教书,我猜您一定是认真的模样,您总说:“我教的班级,成绩总是排在前面的。”可能是因教学的缘故,您的嗓音一直很大,有时突然的一声就像二踢脚冲天一般,但这声音听久了也就习惯了,反倒听不见时,总感觉缺少了点什么。

后来您随爸爸来到镇里,离开了心爱的三尺讲台,这在您心里或许是永久的遗憾吧。但是,您总说:“没啥。”

再后来,也就是打我记事起,我的家里总是热闹的,总是有很多哥哥姐姐和我玩。您说:“咱家在招住生。”从那时起,我们一家子同在一个屋檐下。这一住就是十几年。

老屋有一个正房,五间屋子里摆放着上下铺,有点像现在的学校宿舍。老屋还有一个厢房,厢房里是一个朝西通长的长炕。厢房中住的是男生,正房中住的是女生。每到开学的时候,您总是最忙的,招呼着学生家长,穿梭在各个房间,和每一个孩子熟络一番,我知道您是怕孩子们第一次离开家不适应,怕孩子们想家。家里的大账小账,您都记在本子上,您总说您自己记性不好,怕忘。这一大家子的账,账本已是厚厚的好几摞。从那时起,您开始给我们做饭。长大后,我才知道您也是嫁给爸爸后,现学的手艺,经过岁月的打磨,早已做出了香喷喷的菜肴,可是曾经那个二十出头,不沾阳春水的您早已荡然无存,成为了眼前这位在厨房与院子中忙碌的您。门口的水井,您用得顺手,舀上一勺水,用力按两下,甘甜的水就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天还蒙蒙亮,您就已经起来,推开门,扫院子、掏灰、生火,动作一气呵成,然后又要开始准备一天的食材。生活规律了,日子也就过得快了。那时候的您总有一股子劲儿,好似永远也用不完。可是现在想想,那时,我竟然没有察觉到有何不可,只是长大以后才慢慢体会到,您柔弱的身躯上承担了太多的劳累。

隔上几周,您就会和爸爸给学生们开个会,总结一下大家最近的表现,还要强调让大家好好学习。一到开会的时候,您俩的屋子中就挤满了人,有坐着的、有倚靠在墙边站着的,屋内静悄悄的,只

有爸爸讲话的声音,现在想来那时的“我们”真是不听话,但听话确实是件好事,许多哥哥姐姐都考了理想的学校,现在散落在于各大城市,梦想照进了现实,读书改变了人生。后来我问您:“姐姐们一茬一茬地走了,您难过吗?”您说:“孩子们都有了各自的着落,挺好的。”

小时候我的体质很差,隔三岔五就往医院跑,家里离不开您,于是您两头跑,有时真的很气您的离开,不久后您匆忙地拿着饭菜走到我的身旁,那时的我好像和您耍了气,执拗着不吃。现在想来那时的您一定是回家先给姐姐们做了饭,匆忙地买好菜,又挂念我,匆忙安置好家,拎上饭菜,跨上那辆老自行车朝着医院蹬来。那时的我真应该微笑着去接住那碗饭,现在想来太不应该。但是我忘不掉您捧着热乎乎的那碗饭走来时,鬓骨高高地隆起,凌乱的发丝遮挡了您的脸庞,却遮挡不住您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睛。

那一年我13岁,您也到了中年,可能是太过操劳,步伐没有原先轻快,嗓音也渐渐地弱了。我问爸爸:“妈妈这是怎么了。”爸爸说:“妈妈生病了。”那时的我以为只是感冒而已。直到暑假的一天,家里只剩下我和您,您去院子好久,我开始高声呼喊您,走出屋,转过正房,我看到您躺在院子的正中,我奔了过去,本能地呼喊您,可是您没有反应,我用力地摇晃着您,我不知该怎样把您叫醒,我拼命地呼喊左邻右舍的叔叔阿姨,可是没有人听到,后来您好像听见了我的呼喊,您慢慢地醒了,那一次您真是把我吓坏了。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您生了很重的病,于是爸爸领您出了远门去治病。庆幸的是,病发现得及时,您的身体逐渐恢复了,脸上的气色也好了许多,嗓音又变大了,可是怎么听都是那么的悦耳。

时间过得可真快,这一晃已是您招住生的第二十个年头了,这一行一干就是20年,倾尽了您所有的青春,所有的热情,与无数个孩子的生活交织在了一起,也谱写属于您的独特的人生。同在一个屋檐下,您没有抱怨,没有怨言,您把担子担了下来。而今,您可以放下这担子了。老屋中那个穿梭其中的身影放慢了脚步,关上了老屋的门。转身时,我看到了您已苍白的头发,但是我依稀记得那年,您二十几岁,面容姣好,站在井边朝我微笑,抱着我摘树上的红果子。

天鹄

副刊

主编:文天心
责编:董云平
执编/版式:石琪
美编:倪海莲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尔滨之恋

冰雪之城 温暖之城

□胡微微

当秋天的最后一抹枯叶悠然落下,当天空的最后一抹候鸟没有了踪迹,当西伯利亚冷空气挟挟着湿漉漉的雪粒,一路南下,浩浩而来,“北国冰城”哈尔滨便正式迎来了属于她的盛典。“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场洁白的冰雪盛宴,带着万众期待,敲锣打鼓地拉开序幕。

冷风来袭,凛冬已至。松花江的潺潺江水凝固冻结,晶莹剔透的寒冰反射着耀眼的光芒,熠熠生辉。繁忙的采冰季,如期而至。短短半月,众多冰雕城堡拔地而起,大型雪雕巍峨耸立。当橘红色的落日温柔地照射在这冰雪王国,雪花摩天轮和钻石一般闪耀的冰雕构成了一幅纯洁美好的动人画卷。行走其中,仿佛置身于浪漫的童话王国。

夜幕降临,灯火璀璨。当索菲亚教堂的灯光点亮,白雪覆盖的绿顶教堂庄严肃穆地傲然挺立,巍峨中又带有一丝梦幻,让人沉醉,使人眷恋。这惹人喜爱的北国限定好风光,引得南方游客不远万里,冒着严寒,前来观赏。南方人总是向往皑皑白雪,那或许是江南小桥流水人家对“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飞雪的心心念念。北方人时常向往湛蓝大海。那大抵是高山沃土寒风内陆对“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无瑕浪花的默默期许。

然而,冬天只是这座充满魅力的北方小城多色彩中的一抹亮色,它更像是一位穿着华丽外衣的公主,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风采。春天,热闹的开江节期待您的光临,肥美的江鱼等待您的品尝。淡粉色的樱花围着索菲亚教堂随风摇曳,满城丁香散发浓浓的醉人香气。夕阳将最后一抹橘红狠狠地洒在江面,静静蔓延在人们的眼眸,为繁忙的一天点缀一抹亮色。

夏天,大剧院前粉色的荷花和金黄的向日葵如期绽放,用明亮的色彩点缀了明媚的小城。中央大街道路两旁的大树伸展着嫩绿的枝丫,为行人编织一片阴凉。从美丽的俄式建筑里飘扬来的动人心弦的小提琴声,荡漾在整个街道。或许这时你可以手握一根热气腾腾的特色烤肠,抑或是冰冰

凉凉奶味十足的马迭尔冰棍,将味觉与听觉紧紧融合,将这份小确幸牢牢地记在心房。

秋天,金黄的落叶为街道铺上松软的金色地毯。人们真切地走进秋景与俄式建筑搭配的油画里,寻找数不尽的快乐。在凉意袭来的季节,品味锅包肉的酸甜,感受杀猪菜的绵绵热气。这里四季分明,闲适悠然,游走其中,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爱上一段旅程,恋上丝丝温情。免费的姜茶,冒着热气,氤氲着寒冷的冰霜;街道上临时搭建的暖棚,将北国寒气阻挡在外,将暖融融的温情注入心间;爱心车队排着长龙,方便出行的游客,省了时间,暖了人心,减去了游人漫长的等待;加了糖的豆腐脑,让漫长的南北甜咸之争落下帷幕,如果捧着一颗真心,认可你的口味又如何;跨年夜的免费地铁,机场里被轻拿轻放的行李,全民一心渐变柔和的语调。哈尔滨像一个突然被关注到的孩子,想尽一切办法展现自己,将一颗炽热真诚的心,赤裸裸地抛出来。这座憨厚的小城更像是一位慈祥的老人,拿出自己所有的热情,倾尽全力,招待远方来客。哈尔滨是一座浪漫的小城,它用它独有的浪漫,绚烂了整个冬天。哈尔滨是一座温暖的小城,它用它独有的用心,温暖了整个冬天。它满怀赤诚,竭尽全力让冬天暖一点,再暖一点。让游客从心头暖到心底,让冰城的温暖注入他们的心房,久久难以消散。

爱上一段旅程,恋上一座城市。当远方来客,带着行囊,踏上归途,他们在白雪上镌刻告别,欢喜,不舍,难忘,感恩的情绪在他们的心房久久萦绕,他们湿润的眼眶和道不尽的赞美是哈尔滨用真心交出来的最好的答卷,是这座小城不惧严寒,勤勤恳恳,赤诚良善,坚守至今,最值得的回报。严酷的气候,漫长的冬天,铸就了哈尔滨人坚毅的性格,成就了哈尔滨人的热情大方,爽朗耿直。

或许在这个冬天,在雪花飘洒的日子,在烟花绽放的夜晚,我们会偶然相遇在这座北方憨厚的小城,相视一笑,温暖相拥,尽情享受冰雪世界的无尽快乐,感受冰雪文化的诱人魅力。



《北方冬记》版画 2019年 陈超



请关注头条新闻APP
文旅频道·妙赏专栏